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五回 閨閣人男裝奪解

詩曰： 秋風寂寂掩重關，道是將軍舊宅前。血戰已虛除畫戟，硃批初賜鎮銅環。

征衣戰馬人何在，夜月空梁燕不還。爭似當初王謝府，英雄徒憶賀蘭山。

顰生吟罷淚珠拋，相顧門庭轉寂寥。車馬飛行留不住，回看蹤跡已迢遙。上墳祭祖諸般畢，各處閒遊走一遭。步進九天玄女廟，拈香已畢細觀瞧。金殿朱門輝錦幔，繡幡寶蓋拂宮袍。兩邊彩畫飛龍柱，對句雙分寫得高。左邊是，聖界迢遙清碧遠。右邊是，禪心寂靜妙香高。行書落款多明白，皇甫芝田姓氏標。筆走龍蛇言不俗，真個是，當今抱負一英豪。解元忙問庵中主，老道姑，一邊吁氣訴根苗。方曉得，正是少華親筆跡，芝田表字故高標。明堂不覺心悲感，一口長吁淚欲拋。暗叫芝田君好苦，家門不幸起風濤。如今逃向何方去，好叫我，海底撈針枉費勞。何幸今朝逢筆跡，可羨你，能文能武是英豪。

啊唷郎君呀！

孤身獨自走山東，海角天涯少定蹤。你若得能時運轉，好將仇恨一朝鬆。君家不識奴家意，必猜疑，孟氏門中少始終。怎曉麗君心似鐵，豈貪富貴抱羞容。日來歷盡艱難事，可知奴，一片冰心不負兄。今日偶來玄女廟，得瞻親筆喜無窮。願天莫負奴夫婦，使我他年會會容。君玉暗思心慘切，霎時間，桃花兩頰少春風。女解元，幾番顧盼轉花容。留連不捨偷垂淚，無奈嗟吁出廟中。回到墳堂房屋內，次朝趕路亂哄哄。幾天回到咸寧縣，無事窗前用苦功。念及少華公子事，芳心幾度暗分崩。詩書滿架無心看，漸漸地，憔悴香腮兩片紅。一日臨窗親照鏡，自覺容顏減幾分。

咳，麗君呀孟麗君，你何苦懸思至此！

僥倖鄉場奪了魁，也算得，高才女子勝鬚眉。眼前因此私懷事，拋卻詩書理太虧。從此須當追悔過，好生用意在書齋。明堂自戒方勤讀，鳳夜窗前細細推，員外欣然在側陪。自古時光容易過，又將收拾赴春闈。

卻說中舉之後，又要收拾上京，康員外十分忙亂。先就與院君商議，裁剪綢緞皮袍，套棉襖，一件件做將起來。

院君優待已非凡，便與姨娘翻絮棉。大小衣裳多做起，棉袍皮襖色鮮鮮。紛紛著疊箱籠內，方與明堂觀一觀。康公一應俱收拾，忙忙料理不遲延。初冬廿七期定，就要同行帝省間。員外康公心緒亂，稱銀記數備盤纏。途中費用多充足，交付姑夫吳道庵。又向義兒君玉道，不知曾否定姻緣？年方二八當婚際，未定還該早早聯。君玉答言猶未配，婚姻之事可遲延。康公點首連稱是，密付黃金百兩全。囑咐說，你是解元年又少，到京中，定多媒妁說良緣。吾雖繼你為兒子，婚姻之情你自專。若到皇都逢說合，不須問我竟成全。盤纏交在姑夫處，這黃金，留做行盤下聘錢。今日預先交付你，只恐怕，一時要用費艱難。明堂深感乾爺德，收拾黃金不必雲。員外康公心不放，千叮萬囑妹夫前。姪兒年幼無知曉，要姑夫，途路之中善照看。會試場規他未識，還祈指點細談談。吳公受托連稱諾，不覺行期在眼前。

話說康員外料理停當，又撥了兩個家人隨往，一名魏能，一名馮順。這個馮順專會烹調，故此帶到京中，以便當廚使用。分派已定，早到行期，一切行李書箱安頓已畢，就拜別起身。

君玉更衣進內堂，躬身百拜別爺娘。孩兒就此京中去，父母寬懷勿掛腸。但得成名為顯職，少不得，相迎家眷到皇邦。感蒙過繼螟蛉子，關切之恩豈敢忘。員外安人忙挽住，康公含淚囑明堂。途路風霜宜珍重，春闈用意做文章。既然高中去會試，須要成名在帝邦。你若一朝身及第，也是我，一番承繼有收成。康公言訖心悽慘，君玉聽完意痛傷。灑淚躬身稱領命，乾爺珍重在家鄉。孩兒若得功名就，以報雙親一片腸。言訖合堂俱拜別，紛紛相送出廳堂。姑夫內姪登程路，一徑長行上帝邦。遠道風霜身體苦，平生志業為名忙。只因大比當時舉，天下英才上帝邦。待得一朝登虎榜，那其間，杏花十里馬蹄忙。慢提君玉來京事，且把劉侯府內詳。奎壁自從臨闕下，蒙恩欽賜二紅妝。雖然兩妾容非丑，怎奈想思債未償。孟女已經無指望，長華尚在可商量。聞聽說，吹台草寇行猖獗，劫去囚車不放行。皇甫夫人俱被獲，長華一定在山崗。如今山寇威名重，奪縣攻州手下強。天子幾番差戰將，俱遭大敗死沙場。近來又要相征剿，倒不如，待我當先請旨行。不但建功和立業，還可以，圖謀皇甫女紅妝。這番若再難成就，放下風流此段腸。如若長華歸了我，鸞交鳳友過風光。若到那，成親之日加防備，吾也可，身帶青鋒入洞房。前此事情經識過，少不得，如今刻刻要提防。算來還可圖僥倖，竟何妨，明日當朝上本章。國舅心中存主意，竟然修本在書房。請兵要戰吹台寇，以報朝廷雨露長。寫就稿時膽了本，夜深不去伴紅妝。頂冠束帶書房坐，專待金雞觀聖王。更盡漏深寒月墜，紅燈照道入朝堂。當階拜獻行兵表，元帝武宗喜氣揚。喝采一聲真俊傑，朕素知，劉家世代是忠良。寡人正欲來差你，不道賢卿自上章。當命天監擇吉日，五千人馬起刀兵。卿能大殺吹台寇，朕必加恩配廟廊。國舅三呼辭聖主，回衙細細告椿堂。劉侯一聽徵山寇，跌足驚呼喚吾郎。

啊呀孩兒呀！

這等癡來這等迷，暗瞞為父請徵騎。吹台草寇凶如虎，你卻焉能報捷期。自請出師非小可，若還一敗怎全身。吾本是，久經大敵英雄將，尚不敢，萬歲之前把本提。小小幼兒多作怪，公然請旨掛征衣。我看你，近來氣色常昏暗，倒只怕，頭次興師要失機。真正庸才無主意，為什麼，願甘受苦不安居。劉侯埋怨親生子，奎壁無言把首低。只得府中忙打點，諸姨料理做棉衣。欽天監內承君命，細按陰陽擇吉期，臘月初三臨演武，就於次日統長驅。真緊急，不遲延，鎮國將軍選士騎。事畢入宮辭帝後，劉娘娘，卻逢身體欠安寧。一聞胞弟徵強寇，扶病深宮戒失機。天子親交元帥印，賜一領，四川蜀錦虎皮衣。將軍再拜辭皇帝，掛印披袍出禁城。五鼓祭旗三放炮，五千人馬出京畿。旌旗浩蕩登途路，遙向吹台晝夜驅。按下癡心劉國舅，回文又把別家提。單言徐氏熊娘子，可憐她，五月重身夫便離。掌管銀錢存眼目，操持家計費心機。懷胎十月將分娩，接了爺娘家內居。其父徐公名仰善，母親胡氏五旬餘。家資不薄稱員外，媳婦孩兒膝下齊。總是在家經事務，同來伴女候臨盆。四月廿三生一子，其容如父甚清奇。可憐賢惠徐娘子，見子思夫淚滿衣。

啊唷夫呀！

為友拋家去訪仙，分離數月好心酸。不知曾否傳神術，未識藏身在哪山。似這等，音信不聞真可歎。到今朝，臨盆已產一兒男。小名就叫懷郎罷，也見我，別後想思這段緣。娘子生兒心慘切，就尋乳母在房中。誰知產後成癆病，氣短神虛體不安。飲食少加容瘦弱，床前日日吐紅痰。延醫用藥全無效，問卜求神總不安。初尚緩行和小坐，後來長睡與安眠。聲聲咳嗽喉嚨啞，刻刻沉吟氣力單。只見增來不見愈，慟慟一病欲歸泉。徐公夫婦心憂慮，只恨東床去不還。為友撇妻真絕義，也不知，潛蹤逃遁在何山。今朝怯症堪堪死，薄倖冤家竟不還。兩老夫妻心痛苦，請醫無效但憑天。季秋初二加重，熊娘子，湯水難沾命不全。勉強出聲呼乳母，將兒抱到我床前。眼觀半晌紛紛淚，叫一聲，父母今朝聽我言。自到熊家為媳婦，想來前後卻無怨。長親之下無侵犯，夫主之前不妄言。憶昔春間他欲出，奴只為，弟兄義重怎相攔。誰知去後無音信，屈指光陰大半年。不幸產中成怯症，慟慟一息要歸泉。丈夫若有歸來日，父母須當達我言。五載夫妻成永訣，惟留此子在生前。他年續娶休磨折，要把懷郎另眼看。只此一言無別語，病身難待丈夫還。說完倒在鴛鴦枕，痛淚交流不出言。仰善夫妻俱痛切，熊娘子，眼觀愛子闔心酸。乳娘抱在床沿上，小孩子，笑撲酥胸要乳餐。娘子見兒方欲喚，悠悠一命竟歸泉。喉中略略痰阻住，眼下盈盈淚未乾。徐老夫妻俱大哭，乳娘抱起小兒男。青春少婦辭陽世，夫主再無到面前。員外夫妻忙料理，買棺成殮立時完。諸親弔奠紛紛至，正屋停靈候婿還。胡氏掌家還不亂，熊門體面尚如前。呂忠不適安人意，從此孤寂少吃穿。胡氏每嘆他主僕，常雲誘婿撇家園。也不知，何方來此狂徒輩，坑陷得，熊氏家門大不安。趕逐離門才息怒，也虧他，這般安享不差顏。徐公仁厚頻相勸，說道是，莫使他們道不賢。女在他家多厚待，我們何可不從寬。萬般且等姑爺轉，分外之情莫自專。胡氏安人聽解勸，方才轉意略周全。呂忠也覺心煩惱，恨不得，出外追尋黃鶴山。怎奈外

邊拿捉緊，心虛不敢出門闖。吞聲忍氣熊家住，惟願芝田公子還。慢表熊家徐氏女，且言會試上長安。

卻說鄺解元同著吳道庵姑夫上京。臘月初，將及到都，忽聞朝內發兵，人馬填街塞道。會試的舉子，路阻良鄉，不能前進，又耽擱了兩天。初七日方才趕到，就歇在康員外的朋友綢緞行文興號俞智文家內。

座間說起發兵情，俞姓東家細細雲。二位遠方難得曉，我們京內最分明。溫州地面吹台嶺，又像梁山泊上人。名字稱為韋勇達，綠林好漢有奇能。當年奉旨拿欽犯，皇甫全家要解京。推著囚車經此路，被他打劫上山中。夫人小姐俱擒去，都在吹台山上存。卻也未知真共假，聞聽說，大家買馬與招兵。官軍官將難征剿，都懼怕，皇甫千金法術能。她在山中幫草寇，神通廣大令人驚。定身法術真奇怪，她只用，口念妖言手捉人。兵將俱皆難動展，任憑砍死與生擒。只因屢次傷人馬，皇上朝中又發兵。就是當今劉國舅，自家上本去長征。此番未識能平否，倒只怕，損將傷兵滅不成。君玉聞言驚又喜，暗思量，幸虧國舅已離京。若然撞見劉奎璧，只恐難全守節身。多謝皇天相保佑，免教都下見仇人。

咳，皇甫千金呀！

你本名門閥閱流，不該寄跡在山頭。現遭反叛名聲害，卻如何，買馬招兵作異謀。就算投降都是假，你今朝，這般做事也堪羞。不忠不孝傷倫理，叫你那，兄弟他年怎出頭？縱使會場能及第，到後來，理虧難以報怨仇。長華小姐何如此，倒來得，假事成真名望休。君玉暗思心不悅，雙眉一皺起憂愁。開言復問朝鮮國，這如今，又遣何人到外頭。兩處刀兵齊殺敵，正不知，烽煙土馬幾時休。俞公見說搖搖首，杯酒閒談這事由。

咳，解元呀，不要說起！

朝鮮國內起槍刀，兵又多來將又驍。皇甫督台投順後，已差幾個出天朝。英雄戰將多多少，只有低來沒有高。也有投降和被捉，更兼殺害許多人。如今有位神僧去，這神師，撒豆成兵法術高。天子十分加禮敬，拜他為，神奇長老把兵交。外邊妖道方稱對，近來聞，不見輸贏一樣高。但願神僧能制服，免教日日動槍刀。言完復又低聲道，竟有些，元室江山坐不牢。君玉鄺生微點首，忽然驚問一根苗。

啊呀老伯！我途中見報上說欽賜孟小姐與劉國舅完婚，怎麼如今又出征去了！

俞公見問這言詞，難道原來尚未知？說起話長真可惜，待我細細講分明。解元呀！欽賜成婚不算差，誰知道，孟門小姐保全家。面前假作應承了，心內先將主意拿。一到臨期將出嫁，她竟是，暗藏兇器入劉家。洞房辱罵劉公子，身墜高樓跳出涯。君玉心中聽到此，芳心如裂淚將垂。雙眉緊鎖桃花冷，忍住傷悲只歎嗟。

咳，可惜了！孟小姐墜樓落水之時，可曾有人撈救？

智文見問把言開，說起其情也怪哉。正要駕舟相救處，忽然風浪卷將來。屍骸飄泊無蹤跡，一定是，已為魚龍腹內埋。次日劉家通孟府，尚書要討女屍骸。兩家爭論難分解，扭結都投京內來。天子之前明白奏，朝廷有道甚憐才。孟劉二姓俱無罪，建立雲南貞節牌。國舅空思借伉儷，仍然獨宿好悲哀。如今請旨徵山寇，懊悶難當敢散懷。前後事情俱說過，鄺明堂，一聞父到頓然呆。頻開鳳目看榮發，萬種幽情說不來。勉強出聲連歎息，孟千金，可稱節烈一裙釵。吳公在側頻誇獎，可憐痛飲女英才。頻俯首，花容慘慘心如裂；忽攢眉，鳳眼盈盈淚欲來。委實悲傷難忍耐，推開交椅把身抬。口稱辛苦精神乏，就此相辭勿介懷。俞姓東翁留不住，呼僮引導入書齋。

話說這三間書屋，一明兩暗。吳道庵歇於東室，是魏能作伴。鄺君玉住在西房，有榮發相陪。當下女解元一進臥室，看了一眼，只有榮發相陪，她到床前和衣一倒，忍不住悲悲切切，痛哭起來。

啊唷映姐呀，你死得好苦！

劉家與你卻無仇，何苦輕輕自墜樓。富貴不移心內志，形骸甘向水中流。早知你意非我意，奴豈要，女扮男裝作此謀。若曉真心深不應，少不得，奴家自去赴清流。偏教吾已離鄉後，你在劉家一命休。

阿唷映姐呀！

可憐投水已身亡，你喪身來我立名。撇下萱堂誰侍奉，獨留寡母怎收成。最堪嗟，昆明池水埋蘇女。深可愧，貞節牌坊寫麗君。此德此恩何以報，奴只好，銜環結草待來生。

咳，爹爹呀！

卻因此事受奔波，萬里雲南趕到都。雖與孩兒同一地，可憐奴，不宜親近只宜疏。父親不認還猶可，看出行藏待若何？非但奸人重起意，定遭死罪亦歸奴。從今用意加防備，以免得，事未成時命已無。可歎蘇娘亡得苦，此皆是我害她亡。鄺生哭倒羅幃內，切切悲啼淚似泉。書童榮發心悽慘，一壁相攬一壁呼。

主人啊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悄言莫使走風聲，慢悲傷，人死焉能再復生。保重身兒為正理，只要你，後來照拂彼娘親。主人會試如高中，少不得，官連亨通步步高。皇甫郎君身得地，那期間，夫妻同殿奏冤情。歸家復姓非難事，此刻寬懷且放心。君玉正冠方坐起，忙將羅袖拭啼痕。一聲長歎雙靴頓，報恨伸冤不必雲。皇甫千金行不正，她現在，吹台山上大招兵。督台縱使遭冤枉，這如今，不是真來也是真。奎璧料來難知道，更須防備露真情。老爺已在皇都裡，猶恐相逢要認明。今後你須常躲避，莫教隨行惹疑心。汝兄趙壽如跟隨，一發機關容易明。倘與你哥相晤面，切休交口吐真情。自古說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保得平安無大患，為官幾載慢調停。書童榮發連聲應，少不得，主僕同心擔怕驚。言訖寬衣收拾睡，次朝各起見東君。俞公出外來相候，賓主慇懃把禮行。拿出呈儀三兩色，些些聊作表微心。吳公取銀三十兩，送與東家作水金。俞姓再三推不去，收回內室且休雲。姑夫內姪同乘馬，出寓相參表翰林。套禮豐盈呈座主，門包重重送司閩。寒溫極稱師生意，款酒清談至二更。回寓次朝重謝酒，會同年，匆忙數日始清寧。閉門從此攻書史，夙夜辛勤又作文。且待場期來到日，好將書筆奪功名。東家厚待多豐盛，到晚來，自制精奇細點心。主僕五人多感戴，安心居住在京中。寫書寄與康員外，細述平安慰遠心。按下道庵君玉事，回文再說一家門。

卻說鴻臚寺顧公有一胞弟，現任江南糧道。聞大夫人病故，即欲丁憂回籍。奈因任內交盤，故遲至次年八月，方與眷屬登舟歸里。十一月中才到滇南。弟兄商議，擇定臘月初二至初四與母治喪。同胞兄弟，外甥男女，都要接到家中。劉太郡只因奎璧上京，便帶了女兒同往，留下江媽，在府管家。當下母女到了顧家，齊在門前下轎。這劉郡主落轎之時，卻驚動了一個前生冤孽。劉夫人有個胞姐嫁在本地崔門，她丈夫崔樹敏做過湖廣兩任布政，今已去世。所生二男一女，女兒已經出嫁，長子攀龍卻是歸班進士，早已生孫。次子攀鳳現作賢門秀才，將近一年喪偶。只為鄉場不利，故在家中。今因舅宅治喪，昆仲齊來顧府。

崔郎十九正芳年，喪偶之時未續弦。聞得母姨臨舅宅，未曾謁見暗偷觀。夫人緩步行前面，郡主輕移隨後邊。玄色披風垂繡帶，白羅素衲露春尖。宮裙慢步金蓮穩，圭鈿斜橫翠髻盤。面如雨後梨花白，眉似風飄柳葉尖。微轉星眸非有意，略開繃口似將言。不長不短風流態，多麗多姣雅淡仙。緩緩跟隨慈母走，那一派，輕盈意態可人憐。芳容引動崔攀鳳，不覺神魂飛上天。目送升階方轉眼，暗思量，劉家表妹好芳容。千般嫵媚迷人目，一種風流出自然。如此佳人從未見，可稱絕世一嬋娟。隔窗既睹如花貌，一定前生也有緣。想我斷弦猶未續，倒不如，消停了卻這冤牽。劉家姨母如應允，便合多姣結好姻。慢慢且停三兩日，相求表妹女紅顏。不談秀士生心事，且說夫人入內堂。母女靈前參拜畢，方才都進內廳門。姑嫂姊妹都相見，劉郡主，萬福姨娘舅母前。斂袖深深行了禮，眾夫人，齊齊含笑急相迎。大家見畢皆歸坐，一道香茶到面前。崔老夫人觀郡主，十分喜愛面堆歡。笑攜袖內尖尖手，目視花容啟口言。

啊唷姑娘！我兩年不見，如此長成了。

甥女今年十六春，長成好個美千金。幽閒貞靜花枝樣，竟有些，相像宮中大女甥。顧氏夫人微笑說，母姨過獎這般雲。言還未

盡堂簾響，步進崔家公子們。入內同參劉太郡，夫人答禮叫賢甥。顧家妯娌齊呼坐，昆仲齊齊略欠身。要見千金劉郡主，躬身相候立堂門。丫鬟奉命忙相請，劉郡主，躲在香房不肯行。太郡夫人心內惱，揭簾含怒叫釵裙。兩姨姊妹何防礙，有甚羞慚怕見人。快快出來行個禮，這時間，又非哪個要相親。多嬌不敢違慈命，粉面通紅向外行。低喚哥哥奴總禮，雙提羅袖福深深。弟兄兩個齊回答，見罷齊齊坐定身。攀鳳凝眸看表妹，看了她，羞容無限欲消魂。暗思去世前妻貌，真正是，此位姣娥勝幾分。玉容當面情無限，怎得時間就做親。郡主微微抬鳳眼，芳心暗想自沉吟。大表兄，二旬之外年猶少；二表兄，尚只輕輕十九春。聞彼斷弦猶未娶，不知他，務求一見為何因？若然攀鳳生他意，卻使奴家怎守身。郡主低頭心暗慮，羞慚告退入房門。崔郎不覺神魂蕩，心視多姣暗動心。一見佳人歸內室，轉傷表妹太無情。當時外面開喪事，弔奠紛紛不用雲。前後匆忙三四日，季春初五始清寧。崔生密告萱堂語，務欲相求表妹姻。這日大家都在座，崔家太太就開聲。眼望顧爺宏業道，妾身欲代作冰人。攀鳳次男年十九，他不幸，青春喪偶未聯姻。今觀劉府賢甥女，德貌雙全可我心。妹妹若然心不棄，就煩九弟作冰人。兩姨姊妹成婚配，真正是，親上加親分外親。崔府夫人言訖笑，儀堂連說可調停。回呼二姐如何意，我觀來，也算門當戶對婚。攀鳳外甥年十九，文章滿腹也青春。今秋雖未標名姓，他日多應作貴卿。雖說續弦如正娶，郎才女貌好婚姻。若然姐姐應承了，時值標梅早就婚。太郡夫人聞此語，微微點首慢開言。賢姐姐呀，女兒婚配也應當，只是難為做主張。她父在京須寫信，其心情願好商量。回書一到行盤禮，決不推敲有別腸。崔府夫人還未答，顧儀堂，哈哈大笑道端詳。

啊呀姐姐！

我久聞姐夫是聽你的，這如今，女兒婚姻何妨做主。夫人見說微微笑，賢弟焉知就裡機。此女並非我自育，一差二錯有猜疑。父親做主她無怨，免得說，嫡母心腸是與非。若要求親須作禮，討回書，允和不允再為提。崔家太太連稱是，老妹之言也不虛。書札就煩兄弟寫，快須討復莫遲疑。從今只等回書至，別處姻親不去提。宏業顧公連說是，兩姨姻眷在吾身。崔家太太心歡喜，密向孩兒道是非。攀鳳聞聽心大悅，喜孜孜，安排表妹作嬌妻。慢談秀士崔攀鳳，且把多姣郡主提。

卻說劉燕玉郡主，其時卻共表嫂弟妹們在舅母房中說笑。忽聽崔夫人說次子斷弦，便坐到相近房門的椅上，暗暗偷聽。把那些求親的說話，從頭至尾聽了一個分明，不覺芳心驚戰。

楊柳雙眉翠色消，桃花兩頰綠痕嬌。芳心似刺情無限，玉筋將垂怨自高。暗叫一聲奴好苦，當時就叫有分曉。前人榜樣分明在，少不得，也要和他做一遭。孟小姐，富貴不忘皇甬姓。到如今，天恩旌表把名揚。必然奴亦捐身死，要想那，清白之名沒半毫。願保一身無恥笑，恨教百世有清標。恨奴不合同來此，致使那，崔府提親起禍苗。這一寫書京內去，爹爹必允不推敲。紅顏薄命終如此，奴只好，死在娘家萬事消。郡主暗思心慘切，低頭無語弄絞綃。同班嫂妹齊喧笑，拍手敲肩口內嘈。燕玉無心聽眾說，千愁萬恨壓眉梢。專祈早早歸家去，好與江媽善計較。次日早晨梳洗畢，各家轎馬已來邀。顧家內外排筵席，女眷堂中飲酒餚。姑嫂談心情義密，崔太太，滿心只愛女多姣。攜玉手，扯鬚綃，含笑慇懃遜酒餚。骨肉至親休客套，莫非不會飲香醪。夫人舉盞頻相勸，郡主憂心皺翠梢。首不回來眉不舉，春風笑語莫分毫。酒筵散後香茶過，齊起相辭出內寮。崔府娘兒乘轎去，劉家母女上軒遙。前呼後擁歸侯府，江媽媽，迎出廳來笑語交。郡主一見愁滿面，同歸繡戶訴根苗。

啊呀媽媽呀！

奴家將及受災殃，須要媽媽作主張。當日花庭為見證，如今大事要商量。只因遇著崔姨母，她要求親配二郎。母舅轉求娘已允，只須寫信問椿堂。爹爹如若應承了，就要行盤下聘將。禍事不輕須早議，我豈忘，小春庭內那情腸。媽媽要作全生計，奴只是，若守多才皇甫郎。郡主言完垂痛淚，江媽心內大慌張。

啊呀，果然如此麼？這便如何區處？

商量須要慢從容，郡主且思就裡衷。昔日訂姻人不曉，無非是，老身執證兩和同。如今不比當初事，偏遇著，姨母提親配表兄。父母命來媒妁語，還該應允與相從。少華公子無蹤影，知道他年吉共凶。況是仇家難配合，又不知，那人情淡與情濃。彼如懷恨冤仇重，拋棄香羅不在胸。郡主那時空守節，自將性命赴陰空。身雖自棄名無實，倒不如，親上加親配表兄。郡主聰明詳此語，老身之意可相從。多姣一聽江媽語，痛哭流涕變玉容。低喚乳娘何出此，為了奴，還該全始與全終。小春庭內盟言在，奴豈敢，失節重歸崔府中。早曉媽媽無見識，我何須，真心向你訴情衷。佳人言訖敲箱蓋，說道是，畫扇今猶在此中。奴若重婚無節操，一定要，天神共鑒降災凶。媽媽何故多翻覆，又勸奴家嫁表兄。郡主說完抓粉面，淚如雨下恨千重。江媽只得慇懃勸，附耳低低道曲衷。郡主呀，且休埋怨且休哀，我的言詞也善裁。你既不忘當日事，等一等，侯爺京內發書來。若然果許崔公子，再把良謀妙計排。萬勿生心尋短見，少不得，保全郡主不當災。多姣見說悲方止，意亂心忙抱怨懷。念佛求神無不做，願只願，父親書信不和諧。江媽暗暗心追悔，攬掇千金卻不該。今日果然逢此事，怎尋良計早安排。偏偏郡主芳心執，不肯重婚太也呆。我本是，老邁婦人無見識。又並非，張良諸葛有奇才。真真難倒江三嫂，妙計良謀何處來。乳母從今心緒亂，朝思暮想費安排。日夜躊躇難就計，晨昏只等不成才。可憐急壞江三嫂，又被那，郡主相催不放開。慢表香閨憂慮事，劉夫人，親書一紙報金台。差人交付同胞弟，寄發京都候主裁。宏業顧公忙寫札，相托與，督台走摺一官差。到京附寄劉侯府，以免相遺與慢挨。不說音書求配合，要談人馬下吹台。

話說劉國舅請旨提兵，帶領五千人馬，曉行夜宿，已不止一日。恨不能飛到高山，好見長華小姐。且表吹台山上韋寨主大扯義旗，招兵買馬，已有三四萬之數，還有投降的元卒不在內中。這一座高山上，分門立寨，按部認旗。寨主法令嚴明，制度一毫不亂。這日頭目來報：又有一個少年在山前報名，要求寨主收留。女大王拔令旗一面，喝令隨旗進參。那員頭目應一聲得令，帶領了報名的豪傑，過分金亭，到聚義廳丹墀下跪倒：啟大王爺千歲，投軍韋勇彪參見。

大王座上細觀瞧，看見來人品格豪。氈帽布衣裝束少，濃眉明白語言高。年輕大約當三五，也算堂堂一俊豪。仔細端詳心忽悟，分明是，堂弟英雄韋勇彪。寨主就知稱假姓，又悲又喜皺眉梢。抬虎體，欠龍腰，滿面春風道事苗。

！來者英雄，可是江南人氏麼？

階前豪傑口稱然，寨主聞聽滿面歡。吩咐一聲邀上殿，難得我，堂房賢弟到高山。勇彪見說心疑惑，登殿凝眸仔細觀。品格渾如堂姐姐，為什麼，出言相認這般歡？正然暗暗心中想，只見那，寨主廳前退眾官。甲葉叮嚀人盡退，大王密密訴情端。勇彪驚喜逢堂姐，細細申言避難緣。奉旨差官拿叛族，京中大小各紛然。兩兄各保爺娘走，被迫拿，半路分開實可憐。孤苦無依將乞食，聞得說，義旗大扯故投山。只言草莽權留命，誰道親人得復圓。改姓移名都一樣，真稱異事實奇然。何期堂姊神謀廣，獨佔高山四海傳。兵馬已招三四萬，待時就可下朝鮮。我雖年幼無知識，熟習雙鋼勇敢先。姐姐東征我共往，報一報，如山似海這仇冤。勇彪說罷逃災事，女大王，悲喜相交痛淚漣。請出長華雙母女，大家見禮在廳前。英雄寨主非常喜，令下方傳部內員。大眾將官齊入見，女大王，細言遇弟這根原。廳前速擺團圓宴，今日山中敘敘歡。合部英雄齊作賀，勇彪立刻換衣冠。銀鑲寶殿排佳宴，上下歡呼入繡筵。對對嚙嚙斟美酒，雙雙士卒捧羹盤。正然飲酒心歡處，轟隆隆，大炮三聲響半山。寶殿應聲俱震動，眾英雄，停杯出席變容光。

啊呀奇哉！莫非又有官兵到了？

大王座上亦驚奇，一挺金冠拔令旗。立遣嘍囉山外去，探明發炮是和否。近丁答應慌忙走，早見人來稟戰機。

啟王爺得知：了不得了，今有大元天子欽差鎮國將軍劉奎璧，統領五千人馬，離山二十里安營，乞令定奪。

嘍囉報罷廳廊，怒惱了，紅錦幔中女大王。拍案叫聲來得好，孤正欲，報仇雪恨在山前。回呼左右傳頭目，叫他們，緊守高山總寨房。明日戰時今日備，恐官兵，偷營劫寨逞剛強。嘍囉應令忙傳諭，聚義廳前又舉觴。寨主英雄全不懼，談兵論武坐高堂。酒闌席散黃昏後，合部英才侍大王。寨主從容傳下令，各回本帳莫慌忙。官軍既到須迎敵，明日黎明會戰場。合部英雄稱得令，巡

山已畢復端詳。大王即命歸營寨，霎時間，畫鼓三敲退了堂。

話說韋寨主退入後帳，皇甫夫人與長華小姐一齊起來迎著道：今日為何退堂甚晚，適才炮響，莫非又是官兵到來征剿麼？寨主微微笑道：賢妹呀，你我的仇人到了，如今正備著大報冤仇，以雪千秋之恨。

長華小姐喜還驚，忙問仇家是甚人。寨主回身歸了座，從頭至尾說分明。長華聽說劉奎璧，柳葉眉邊怒氣生。一咬朱唇磨玉齒，說聲明日我臨兵。奴若不，千刀萬剮劉奎璧，無面重為世上人。皇甫夫人連道好，上天賜我報冤情。此番放過劉家子，倒只怕，再要擒他萬不能。寨主欣然言正是，待明朝，大驅兵馬殺官兵。說完俱各寬衣睡，只待天明便出征。按下吹台韋寨主，且談鎮國大將軍。請兵要剿吹台寇，馬不停蹄曉夜行。正月十三兵已到，細觀方向紮帳營。貯兵已畢觀山勢，劉元帥，正備黎明便出兵。五鼓合營餐戰飯，將軍披掛坐中門。四員千總齊參見，劉國舅，往下開言叫一聲：

千總連登何在？有呀，末將恭聽號令。

一聲答應上營來，凜凜威風是將才。國舅合歡傳下令，必須全勝報營台。今朝本帥親觀敵，看一看，哪個強徒到陣來。千總連登稱得令，全身披掛不遲挨。中軍擁出劉元帥，羽蓋當空罩頂開。左右人員齊簇擁，營門掠敵不遲延。連登躍馬臨山下，刀指層嶺討戰來。山上嘍囉忙入報，藍旗一展進吹台。寨主正值廳中坐，草莽英雄左右排。滾滾盔星形燦爛，鏘鏘甲葉滿庭階。威凜凜，盡皆打虎擒龍將；氣騰騰，都是擎天架海才。殿上端居韋寨主，分明是，一朝皇帝會英才。忽聞階下藍旗報，韋大王，高卷蛾眉怒滿懷。微欠龍身推坐位，坐在那，紅羅幔內把言開。

嗯！伺候人何在？帶馬過來，待孤家親臨戰陣。

寨主方才要下山，班中閃出一英賢。銅盔鐵甲提雙鋼，說道是，臣願當先取勝還。寨主座中朝下看，認得是，左軍頭目伍文安，呼著急，快當先，速斬元朝討戰官。頭目應聲稱得令。頂盔貫甲不遲延。飛身跳上青鬃馬，大炮轟天衝下山。元將連登催戰馬，銅刀一舉不交言。馬蹄踏地塵沙起，兵器侵人手腕寒。來往交鋒無勝敗，劉元帥，營門掠敵怒衝冠。

啊唷，了不得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豈容你等賊寇胡行！

一聲怒叫取雕弓，箭似流星撲陣中。正射綠營豪傑頸，翻鞍落馬血流紅。連登只道鋼刀砍，喜孜孜，帶馬回來要報功。一見主兵還按箭，方知元帥弄神通。慌忙落馬稱恭賀，國舅欣然長笑容。按按金盔生殺氣，飛騎直撲戰場中。舉刀一指吹台嶺，竟是春雷響半空。

，嘍囉們聽者：快報與你家主帥得知，說本帥是天朝的大將，豈肯合無名的毛賊交鋒。快叫皇甫長華下來打話。

嘍囉飛報上廳寮，招展藍旗報事苗。皇甫長華同在座，一聞此語皺眉梢。調箭袖，攬征袍，凜凜英風怒氣高。轉下座下開鐸口，喝聲帶馬與提刀。寨主未及開言道，閃出英雄韋勇彪。

啟寨主與皇甫千金得知：殺雞焉用牛刀，待末將走馬擒來便了。

寨主座上笑微微，賢弟年輕恐失機。久曉宮中劉國舅，全身武藝甚精奇。開弓一箭傷頭目，可見他，武藝精通不是虛。你若小觀劉國舅，恐防臨陣失軍機。勇彪回答無防礙，愚弟當先必取伊。言罷頂盔忙整理，素袍銀鎗跨微騎。寨尊吩咐加留意，小英雄，跨馬如飛到陣前。戰場驚動劉奎璧，仰面橫刀向前行。劉奎璧，十騎奔騰行得快，三聲炮響動刀槍。衝下山前呼殺賊，白袍小將到疆場。英風凜凜真非俗，殺氣騰騰果不常。雙舉銀錘騎駿馬，遙觀不是女紅妝。陣前怒惱劉元帥，馬上提刀叫慢行。

嗯！無知的強賊，快快退回，速叫長華下來對陣。

勇彪見喝抖神威，躍馬如飛就舉錘。國舅喝聲來納命，鋼刀飛舞砍頭盔。一來一往相交戰，錘去刀迎動冷輝。大戰交鋒三十合，勇彪馬上少神威。汗流浹背寬袍帶，塵染征衣手力微。正在著忙當不住，只見那，紅輪西墜要回歸。山頭金鼓當當響，韋勇彪，倒手拖錘勒馬回。國舅提兵歸寶帳，心中不悅皺雙眉。

啊唷，我好恨呀！

一天交戰好辛勤，要見佳人竟不能。吾若是，不為冤家皇甫女，怎麼肯，衝鋒破陣到山林。長華小姐何如此，躲在山中不出征。明日吾當還索戰，必定要，見她一面始甘心。軍中煩惱劉奎璧，輾轉尋思恨恨。勉強安身歸後帳，淒涼景況動春情。微幃寂靜無雙伴，寶炬空明照一人。長歎一聲何薄命，半生籌算枉勞心。洞房花燭空歡喜，孟麗君，又是無情薄義人。御賜宮娥雖順我，奈何容貌未傾城。今因皇甫裙釵女，冷清清，千里孤身任遠征。看破這般藏躲緊，倒只怕，此番姻事又難成。天公誤我劉奎璧，前後思量兩淚傾。國舅一宵全不睡，黎明時候出前營。糾糾千總忙來見，劉元帥，大炮三聲又出營。直抵吹台來討戰，指名只要長華臨。嘍囉報上吹台嶺，寨主韋君大動嗔。

啊唷劉奎璧，好生大膽，竟敢如此狂言！

寨主抬身要備鞍，孤家今日下高山。陣前不斬劉奎璧，血海冤仇氣怎甘。皇甫千金心大怒，柳眉倒豎變花容。虎皮椅上抽身起，叫賢兄，今日奴當到陣前。奎璧指名來索戰，長華豈肯懼當先。乞分數百精能卒，待我生擒賊子還。寨主沉吟開口道，不須賢妹下高山。劉奎璧，指名討戰非無意，他一定，要在軍前出亂言。婦女臨陣非小可，怕的是，狂夫惡少戲紅顏。劉家強要君臨陣，必有圖謀在目中。賢妹是，總督門風身價重。你何堪，輕狂賊子與交言。孤家若捉劉奎璧，少不得，萬副千刀同報仇。皇甫千金聞此語，只稱謝謝轉金蓮。大王下座忙披掛，伺候人員不敢延。牽寶馬，備金鞍，雙鋼高呈捧主前。合部英雄忙整備，銀鑾殿上各排班。盔滾滾，甲珊珊，殺氣威風透九天。智勇寨主披掛了，回呼義妹守營盤。長華答應稱知道，端坐紅羅帳裡邊。頭目四名留守寨，其餘豪傑各隨鞍。寨尊跨上桃花馬，金鋼斜提玉手間。隊隊繡旗前引路，飄飄黃蓋上摩天。三聲大炮沖霄漢，韋寨主，統率群英下了山。

卻說劉國舅正在山前討戰，忽聽三聲大炮，山頭上人馬遮天蓋地而來。

層層盤道接青雲，滾滾微蹄往下跑。劍戟叮噹人踴躍，鸞鈴搖蕩馬咆哮。千重戰甲連環扣，五色徵旗號帶飄。兩面戰幡分左右，居中露出一英豪。黃金紮額雙龍現，翠翅分環兩雁高。凜凜英風垂寶帶，堂堂福相掛征袍。面疑三月桃花瓣，眉帶三春柳葉梢。乘馬端居黃傘下，好一位，神威真武美英豪。陣前嚇倒劉奎璧，馬上沉吟心暗焦。

啊唷奇哉！山野中如何有此風流男子？

長華久在綠林中，定與其人兩意通。不道吹台韋寨主，竟有如此美姿容。既然吾貌難相及，皇甫千金意氣通。這次又遭成畫餅，還愁性命也遭凶。吾只說，五千人馬堪征剿；又誰知，一座吹台未可攻。不意綠林人馬廣，真個是，雄兵如虎將如龍。今朝既到溫州地，只得忘生捨死攻。國舅想完忙勒馬，鋼刀遮頂問英雄。

呀，來者強徒！你可是吹台的首盜韋勇達麼？怎不叫長華臨陣，要你這草寇當先！

英雄寨主看端詳，只見將軍立戰場。頂上紅纓昭火燄，胸前寶鏡吐青光。戰袍巧繡花千朵，微帶斜嵌玉一方。白面紅腮年紀少，清眉秀目品端莊。提刀立馬平坦上，也算風流俊俏郎。寨主一觀心暗歎，劉奎璧，人材品格也堂堂。若然主意無奸險，少不得，亦是皇家一棟樑。可惜少年劉國舅，居心不正敗綱常。今朝狹路逢仇敵，難顧慈悲痛惜腸。寨主想完微冷笑，應聲孤是此山王。既知御諱休遲慢，吾合你，雙鋼單刀戰一場。寨主言完容變怒，催開戰馬呈威光。櫻桃口內流鶯囀，楊柳身前坐驥忙。大喝欺心劉國舅，孤家與你決興亡。黃金鋼下無情面，我勸你，早早低頭落馬降。劉帥慌忙招利刀，一聲大吼震天空。

啊唷，無名的草寇！你怎麼說本帥欺心？

寒風透骨滾長霞，大王馬上提金鋼，來往交鋒要活拿。只殺得，奎璧暗中磨玉齒。只殺得，寨主馬上泛桃花。只殺得，元營畫鼓聲聲急。只殺得，山寨金錘陣陣加。大戰交鋒無勝敗，劉元帥，一邊招架一邊誇。

啊唷妙呀，我的嬌兒，為父的看你如此姿容，竟有這全身武藝！

搖刀縱馬笑呵呵，喝采姿容蓋世無。看你這般生得美，怎叫我，開刀殺你下徵鞍。帥爺不覺神魂蕩，愛煞風流美丈夫。若肯投降歸了我，竟將你，同床共枕當姣娥。寨尊見說重重怒，玉面通紅皺翠蛾。

！劉奎璧，休得狂言，與我快些站住！

寨主輕輕念咒言，定身法術果非凡。好一個，揚威耀武劉奎璧，霎時間，垂手呆呆立陣前。枉執鋼刀難動手，空騎劣馬不能前。喊聲不好我該死，今日裡，落在強人妖法間。喝令諸軍來救我，元營將士應聲連。催戰馬，磕徵鞍，招展旌旗趕上前。片片刀光搖日影，重重甲葉扣連環。馬蹄滾地塵沙起，雉尾沖天雲霧旋。吶喊一聲來救也，團團圍裹戰場前。寨主未待人臨近，口念真言三四番。婉囀鶯聲呼站住，一班將士不能先。但見那，元營士馬頓然呆，盔甲端嚴動不來。舉劍提刀多立住，一個個，狂呼大叫震天台。前邊奎璧難回首，急得彷徨亂了懷。

啊唷韋勇達，你怎麼也會妖言了？

聞說官兵總不贏，都來懼怕長華能。如何你亦知妖法，敢在軍前戲弄人。寨主韋君微冷笑，雙提金鋼逞精神。喝聲元將劉奎璧，快快提刀向上迎。劉帥著忙稱不好，鋼刀難舉馬難行。早聽得，一聲響亮肩頭中。就又如，割肉分皮斷了筋。痛倒元朝劉國舅，眼花頭暈吐紅津。英雄寨主微笑，饒你殘生打得輕。不取死屍拿活口，山中還有報仇人。寨主將言遙念念，叫嘍囉，速向前來綁得成。

嗯！捆綁手何在？快把元朝將士綁了！